

疑辨録

上

漢書門類			
二九一	九二	二	二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二九一	二	二	二
號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919	
冊數	2 (1)		
函號	277	227	

雜家 廿九号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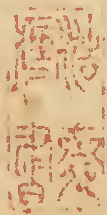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疑辯錄序



臣聞唐儒韓愈有云師者所以辯疑而解惑也臣昔
為祭酒時既以辯疑為職每遇六堂會講之暇諸生
有疑而問者必為辯焉欲其易曉初不懼其詞之理
隨其所請亦不計其言之複蓋自漢唐以來經訓不
明理學俱晦惟宋朱子洞見精微究極玄奧理學之
明如指諸掌至若羣經所載事物之變制度之設有
漢唐諸儒不能發明而朱子亦未及發明者有漢唐
諸儒所見舛誤而朱子亦襲其舛誤者如羲農冠履

之事竟舜禹之政歷代正朔之建明堂之制与夫
郊祀社稷宗廟之礼皆先王經世大典奈何一十年
間互承謬誤莫適指瑕改正之說既使先王之法上
違乎天尚右之說復使先王之法下墜於地故臣與
諸生答問不得不剖析到底講貫明白其後諸生互
錄所得以備參考者乃又取而裁之名曰疑辯錄既嘗
具本上進以塵

御覽復得諸生各錄一帙以就正於有道之士亦所謂
宣為朱子忠臣毋為朱子佞臣之意云耳抑此与諸

生講辯不得不爾若夫科舉之作文義者仍以大全
為主而無用乎此云

成化十六年五月十五日礼部右侍郎臣周洪謨序

疑辯錄跋

釋經明道如老亭朱子蔡沈氏以下諸注悉經郢正
今古無容喙者文安公疑辯錄何為而作也理有疑
辯斯錄也傳曰疑斯問書曰蓄疑敗謀類如此理疑
于心有弗辯不惟無功古人亦無功于已推之事疑
弗決祇見憤事而已大聖大賢繼天立極繼往開來
惟諮

所以明其理也若辯以自
疑望諸來學豈老亭釋經
之意哉由是觀之老亭集注

辯疑有功于朱子

嘉靖甲午冬十月後學永寧趙遠書

疑辯錄上

禮部尚書周洪謨撰

先儒訓釋有害經旨者二十四條

易繫辭下傳

三皇制器

伏羲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神農斲木為耜耨
木為耒以教天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是蓋
謂網罟之作始於伏羲非謂鮮食自伏羲始也謂耒
耜之作始於神農非謂粒食自神農始也謂衣裳之
制始於黃帝非謂織紵自黃帝始也先儒楊氏不得

其義乃謂教民鮮食自伏羲始教民粒食自神農始
教民織紉自黃帝始殊不知天地生物以來既有昆
蟲必有鳥獸魚鼈之屬既有草木必有黍稷稻粱之
類故傳記謂遠古之人茹毛飲血食草木之實衣鳥
獸之皮蓋非有食也何以充腸腹非有衣也何以蔽
軀體非有冠也何以捍風雨非有屨也何以踐霜雪
今則謂鮮粒之食始於羲農織紉之制始於黃帝則
伏羲以前之無食也不勝其飢黃帝以前之無衣也
不勝其寒而生民之類幾何其不至於滅乎夫謂鮮

粒之食始於羲農固不足徵猶為無害於義乃若謂
織紉之制始於黃帝由是世人皆信羲農之世無衣
服冠履之儀故元時天下郡縣皆建三皇祠廟而肖
羲農之像裸身跣足惟兩肩及腰以下但被以木葉
而已且結繩網罟非絲麻則不可以為之而傳記亦
謂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為礼作二十五絃之瑟神農
削桐為琴糾絲為絃意當時必有絲麻以為布帛雜
皮以為裘褐衣服冠履必皆有之但其制樸素無文
至黃帝而始為冕旒玄纁玄衣黃裳之制則文且美

耳凡為義農之像者當如之以衣服冠履可也

書堯典

堯命羲和

蔡傳謂此下四節言麻既成而分職頒布且攷驗之
恐其推測之或差夫分曉頒布者豈義仲頒春麻義
叔頒夏麻和仲和叔頒秋冬麻乎未必若是紛紜而
不統於一也故下文平秩東作云者又謂以麻之節
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似謂四子各頒
四時麻而不見自朝廷頒之天下也蓋上文敬授人

時者即古者以冬頒來歲之朔於諸侯而此下四節
則欲四子攷驗已頒之麻而平秩將來之麻耳如義
仲則欲其居測候之所謹測影之事攷之時刻察之
中星又驗之人又驗之物果皆無訛謬焉然後信其
麻之無差此攷驗已頒之麻然也凡來歲東作之事
必均次其節氣早晚先後之宜以為春麻俟冬而頒
之此均次將來之麻然也蓋四子攷驗在分至之日
而造四時麻者則皆預為之亦猶今欽天監四時晝
夜推測者即攷驗之事而編次來年之麻二月初吉

其功已畢而堯典所載實同一轍此可見帝堯造歷授時之制可以為萬世法也

舜典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孔氏以璿為玉蔡氏以璿為珠謂以珠玉飾機然下文言以齊七政則不但以珠玉飾之取其貴重華美而已必是以珠玉為日月星辰之象而貫於機也七政者蔡氏本孔傳以為日月五星然堯典云歷象日月星辰蔡氏謂星則二十八宿眾星為經金木水火

土五星為緯辰則以日月所會分周天為十二次則是二十八宿十二辰与日月五星皆附於機象之上至此但言日月五星而不及二十八宿十二辰者則是前後自相矛盾其意蓋謂若增以二十八宿及十二辰則於七政為講不通臣則以為七政者所指三光四時而言觀帝堯始命羲和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次命羲仲和仲申命羲叔和叔則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末又總命羲和則曰暮三

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拳拳言攷
察三光以正四時蓋攷中星於二十八宿而後可以
定分至攷日月會次於十二辰而後可以定氣朔是
機衡之上豈可獨察日月五星而遺二十八宿及十
二辰哉孔氏意謂日月五星遲速順逆之無定次者
不可不察列宿諸辰之有定體者無事乎察若然則
中星終不可定會次終不可審而竟之命羲和者何
必言攷中星造麻象者何必兼言辰也孔氏因其數
之拘而將使聖人遺法不復備傳於後世豈不惜哉

又讀者疑三光之象附於機衡者可察而四時則不
可察殊不知察日月於諸辰者既所以察氣朔之盈
虛察中星於列宿者即所以察分至之差否三光順
四時而行四時由三光而定是機衡之在既有以齊
日月星辰之運即有以齊春夏秋冬之序三光齊於
上而天道正矣四時齊於下而人事修矣聖人敬天
勤民之政不外此七者故曰七政也

禮于六宗

六宗蔡氏本孔傳引祭法之說理少牢於泰昭祭時

也相近於圪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
幽宗祭果也需宗祭水旱也臣則以為圪壇需宗非
所當祭圪壇以禳祈為事言寒暑之過不及則禳却
而祈求之需宗以嗟禱為義言水旱之為民患則吁
嗟而請禱之是寒暑當祭於寒暑愆期之時水旱當
祭於水旱為災之日悔之損位而祀百神也何用乎
禳祈嗟禱哉且先儒鄭氏謂天子需上帝朱子亦謂
舞需祭天禱雨之屬經既云類上帝則不應又需上
帝按當時三祀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也地祇莫尊

於后土人鬼莫尊於宗廟今言望于山川而反遺后
土偏于羣神而又遺宗廟殊不知后土其母而山川
其子宗廟其主而羣神其賓豈可舍母而祭子舍主
而祭賓哉蓋六禮祭者曰時曰自曰月曰星辰曰社
稷曰宗廟既類上帝而祭時日月星辰則天神之屬
無不祀有社必有稷當時徐州貢土五色必以供大
社之用是社稷者唐虞之所必有也既禮以祭后土
而又望于山川則地祇之屬無不祭既告文祖之廟
而其餘諸廟亦當祭告以至偏于羣神則人鬼之屬

無不秩如是則三祀皆備而無遺矣學者疑禋望皆
為合祭則時日月星辰社稷宗廟非所宜合殊不知
六禮各祭於其所泰昭祭時不可兼祭乎日王宮祭
日不可兼祭乎時四望各祭於其方望東而祭泰山
則不可兼望乎西望西而祭華嶽則不可兼望乎東
故朱子曰古時天地定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
同合一時祭享之礼也自漢以來歐陽及大小夏侯
言所祭者大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
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者其說茫昧而無

據孔光劉歆以為乾坤之六子水火雷風山澤然山
水澤即山川之属其說拘礙而難行實遠以為天宗
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既望於山川則不應
又有地宗之祭焉融以為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
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為六宗
既類於上帝則不應又有祀天之說鄭玄以為星辰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則不應所祭惟星象張迪以為
六代帝王而不知已誤於羣神之徧張鬣以為三昭
三穆而不應獨指為宗廟之祭通典以為昊天上帝

與上帝為六而于上帝之類亦為重複要之皆非確
論今蔡氏引祭法之說雖若有所憑據然以三祀論
之則寒暑水旱誠非所當告而社稷宗廟誠非所當
遺也

大誥至多方八篇

周安商民之難

周書多方篇注先儒蘇氏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
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皆為殷人不服周而作又謂
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

德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王加父
母雖以此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不能禦也臣以
為不然蓋向之前往例弋反攷其後籙歌玄黃昭我
周王者非殷之臣乃紂所虐害之羣民也所播弃之
黎老也其後叛周思殷頑梗不服既歷三祀開之猶
艱者非殷之民乃紂所比昵之罪人也所崇信之姦
回也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
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
究于商邑則殷臣之黨紂虐民者皆天下之姦回罪

人不可謂不眾也當紂之時尚有冀充青之地奄之
虜叛實在兗州之境蓋紂黨之梟雄者也至於徐戎
淮夷之叛安知非紂黨之散居徐淮者乎孟子曰驅
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朱子以為皆黨紂
虐民者可謂得之矣然滅之云者豈唯類無遺哉不
過誅其君長而已其五十國餘黨之猶存者不知幾
千萬人誅之不可勝誅也既不之誅而子弟念其父
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絕者憤怨不已故桀三監
之陳而脅其民以叛也今失盜蹠一呼聚黨數百猶

能聚人之國豈有紂黨之在誦數者猶衆而不能脅
四國之民以叛哉故多士曰子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
衆故寬宥之而不加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
商王士曰爾殷多士曰殷侯君民曰胥伯小大多正
則實告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罔殷頑民亦
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礼茲
殷廢子帝寵而舊則極數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
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怨

殷而反周又反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
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
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日使誡以為叛周者
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
終無以曰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康王之誥

王釋冕反喪服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不當冕服而引孔子
之言以為冠吉礼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

侯獨不可以喪服乎蘇氏此論固礼之常經抑不思
冠與受先王顧命傳天下之大統者其事孰大而孰
小其礼孰重而孰輕也諸儒謂成王嗣位周公以王
室懿親猶遭流言之變幾危宗社呂公畢公為國元
老而慮及此故權一時之宜正君臣之分而以冕服
朝諸侯其說蓋得之矣夫受顧命正大位者乃朝廷
非常之大礼非區區冠儀之可比也故君薨而世子
生者大祝猶得裨冕奠幣以告于神生子而告且不
可以凶服而況非常大礼乃可以凶服乎同者武王

崩成王即位其行祀必周公經畫已有定式召公畢
公皆所親見今成王崩逆子釗以正大統其制豈必
改周公之舊哉蓋遭非常之變舉非常之祀又必從
非常之權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大業也後世漢唐新
君即位必行冊祀蓋亦見於此矣孔子定書惟此篇
最為詳悉聖人之憂慮後世其至矣夫

詩豳風

七月篇傳稱周先公迭用三正

七月之篇傳引東萊呂氏謂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

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或又謂其國僻
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紀其時月者故三正皆嘗
迭用是謂周之先公私有紀候之法故云十月改歲
然既以十月為改歲則又何以云二之日為卒歲乎
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蓋改歲者四
時始於春而終於冬今十月既為冬則將復改而為
春十二支始於子而終於亥今十月既為亥則將復
改而為子亦猶書稱冬為朔易之義非謂改年而建
子也且三代改正各新一代之制度耳豈以歲爾之

國秦夏商二朔安得私立制度既建子而又建丑哉
且夏故都在今山西縣商故都在今河南之偃師
縣豳即陝西邠州豳未及千里去亳則踰千里
皆在當時侯服之外服之內非若四裔之遠而可
違王化者也夫子思出於周衰之日猶謂今天下車
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豈有夏商之世而使豳迭用三
正私立紀侯之法者邪

魯頌

閼宮篇傳稱成王陽魯以郊祀

傳謂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二
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臣按閼宮之第三章首言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是言成王
命魯公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誅
人稱美僖公郊祀之事初非見出於成王之所命也
漢儒讀詩不得其義乃妄造明堂位之說謂成王以
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
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弘韞旂十有二旒日
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先儒程子謂周公之功

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
非也張子亦謂成王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
魯而命以礼樂特伯禽不當受以臣觀之則蓋不然
昔成王命君陳以保釐東郊而拳拳戒以遵周公之
猷訓及命伯禽豈先自廢周公之猷訓哉且周公制
礼以教萬世而身歿之後成王即壞其法導人臣以
僭用天子礼樂其何以令於天下藉使以重礼報周
公則但當行之於周公之廟而郊以祀天大雩以祀
上帝者於報周公無与則亦何以兼舉而并賜之邪

按左傳隱公九年者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
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
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若魯之先公素用八伯則其羽
數隱公自當知之又何以問於眾仲春秋書初獻云
者見周室既衰礼壞樂崩而至此始能用六伯之舞
但不當用於仲子之宮以開僭竊之源其後歷世諸
侯皆天子大夫僭諸侯其源蓋出於此故春秋於桓
五年書曰大雩見大雩之僭始於桓閔二年書曰禘
于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十郊

見郊之僭始於僖自伯禽而下凡十八世皆未有郊
祀樂歌而獨自僖始則僖以前未有郊祀之事而始
僭於僖者亦可知矣自是而後魯之郊禘率用天子
禮樂其流之弊遂使李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周公
所制之禮至是而蕩然盡廢矣漢儒不達魯頌春秋
之義而移然衍其說以誣聖經惑亂後學千載之下
世儒不察其非而反信之亦獨何哉孔子曰魯之郊
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但非魯而不非成王也以
武王之聖作大武之樂孔子猶曰武盡美矣未盡善

也使魯郊禘果出於成王之賜則壞禮敗度莫此為
甚孔子安得不非之而但非魯哉或謂魯惠公之世
請郊子周天子命史角往自是魯始用天子禮樂夫
設若惠公既用八佾之舞而隱公降用六佾則是隱
公知諸侯不可僭天子之禮又何乃以仲子而僭夫
人之禮哉其說非是

春秋

周正

先儒謂周正建子以十一月為正月因作周正辨曰

唐虞夏后皆以寅為歲首今之麻是也周人以建子
為歲首是以子月為正月乎曰歲首云者言改元始
於此月是以此月為正朔非以此月為正月也曰正
朔正月有以異乎曰正之為言端也端之為言始也
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
二月之首麻官紀年之所始也前乎商之建丑也書
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以十二月為正朔而非以
十二月為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也史記秦既并天
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

以十月為正朔非以十月為正月也由是推之則周
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為正朔而不以十一月為正
月也後世儒者不得其義故有紛紛不決之論漢孔
安國鄭康成則謂周人改時與月宋程伊川胡安國
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獨九峯蔡氏謂不改時亦
不改月至於元儒吳仲迂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
淵穎汪克寬輩則又遠承漢儒之謬而力詆蔡氏之
說謂以言書則為可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於平四
時之序千萬世不可易而乃紛更錯亂以冬為春以

春為夏以夏為秋以秋為冬位隨序遷實日名悖雖
庸夫騃子且知其不可而謂聖人平秩四時奉天道
以為政者何如是乎臣懼學者或其言未有不誣聖
經以亂先王之法者矣故以易書詩春秋禮論語孟
子及汲冢周書史記漢書可以證諸儒論辨之失者
參攷而詳列於左云

易臨卦辭至于八月有凶程子謂八月者陽生之八
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
朱子李義亦從其說又云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

正紀之按漢書武王克商之後始改周正況文王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則文王固未嘗改正朔也
善平李氏曰一陽復十一月至巳為乾則陽極陰生
一陰始五月二陰遯六月三陰否七月四陰觀八月
方建丑月卦為臨二陽浸長逼四陰當此之時陽勢
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為觀四陰浸長逼二陽則臨
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謂至于八月
有凶者言之於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復數以觀
次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遯臨卦乃陰陽反對

消長之常理文王於臨以八月有凶為戒其義甚著
豈可外引遯卦謂周八月哉然則文王奉商二者也
而此所謂八月乃夏三八月則商周之不改時日月
者觀於易為可見矣

書怠弃三三傳謂觀此則子丑之建唐虞以前當已
有之臣按堯命舜居攝則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其下言歲二月東巡守者必正月受終之後以四仲
月巡狩四岳誠以卯正東午正南酉正西子正北各
以其時巡狩其方二月為卯則二月為寅者明矣是

唐虞皆以寅月為歲首安有子丑之建哉伊尹謂商
革夏正汲冢周書亦謂湯改正朔以建丑之月為正
則改正自商始也董仲舒謂舜承堯改正朔此則謬
妄觀舜之告廟既以正月上日禹之告廟亦以正月
朔旦則三聖皆以寅月為正朔者審矣夏既以建寅
為正未聞其迭建子丑三正並用也則子丑之正固
非當時之制有虞氏何為而怠弃之乎蓋三正必有
所指意如三極三綱之類非後世之所謂三正也泰
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

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蔡氏以為孟春建寅之月
是矣漢孔氏以二月為建子之月而泰誓又繫之以
春故遂以子月為春是謂周人改時與月可謂謬矣
班固作前漢志亦因其說以武王伐紂為建子之月
而又引伶州鳩言武王伐紂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
駟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星在天竈近世汪氏謂以唐
麻遡而上之日月星辰無一不合是皆惑於子為歲
首之義耳要之武王伐紂不在子月又何必揆以子
月之星象而實其所無之事哉何以知武王伐紂之

不在子月邪曰周末改時與月也曰何以明之曰於
周詩周禮而見之也周人作詩其論陰陽寒暑皆合
乎四時之序周公作禮其陳法制禁令皆合乎四時
之宜此皆昭如日月而不可掩者世儒不信聖人之
經而信傳記之說亦獨何哉又如金縢曰秋大熟禾
穫必酉戌之月然後可謂大熟如仲夏季夏為秋何
以謂之大熟乎穆王命君牙曰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必孟春東風解凍然後冰不可涉如仲冬季冬為春
則何冰之不可涉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書

為可見矣

詩豳風說者謂豳乃夏之列國故周公述先公豳俗之事必以夏正為言殊不知麻敷之紀三代一轍何必謂周公以夏時述夏事也借使豳風為然則何故他詩之言時月者亦皆從夏正乎且堯時仲夏日在鶉火大火昏中至周公時歲差既多則六月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日在鶉首而昏中大火已西流至未矣故周公據目前所見而曰七月流火使以夏時追述夏事則又何不驗以夏時之星象而據當時之

星象以言哉元張敷言謂周之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賜問頒麻授時凡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朔其民俗歲時相與詒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史伯璿又因其說謂詩詠歌之辭所言以寅月起數者即所謂民俗歲時相與詒言者也是不知周礼布治之類皆從夏正而詩人之詠歌者未必皆民俗之言如出車之考還師臣工之戒農官是果民俗之言乎或又謂一之日二之日者是以子月起數殊不知一之日者一陽之日二之日者二陽之日是以六陽先後之序數日

而非數月也是豈以子日起數而私立紀候之法哉
然詩之與夏正合者不止於豳風而已出車之詩云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則夏正之春也如仲冬季冬為
春何以見之木之榮乎四月之詩云秋日凄凄百草
其彫則夏正之秋也如仲夏季夏為秋何以見草木
之瘁乎曰四月維夏如子月起數則當云二月維夏
也曰六月徂暑如子月起數則當云四月徂暑也小
明之詩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乃大夫西征之日也
其後作詩則曰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如以十二月為

二月也何以謂日月之燠乎此周之不改時與月者
觀於詩為可矣

周禮正月歲終正歲之說新安汪氏謂正月指子月
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則長正月屬民讀灋正歲
讀灋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月為正
月不當又有正歲也臣以為不然如周改以子月為
正月則明年亥月乃為歲終也何得以丑月為歲終
哉既以寅月為正歲則子月方讀灋而寅月又何遠
讀灋如初哉蓋三月指寅月言歲終指丑月言正歲

指新歲言二者端也三歲者周既建子史官紀年必
書曰元年十有一月次

二年十有一月

新歲十一月以後乃一歲之

曰三歲也至於

凌人正歲十有二月斬冰見十一月以後皆正歲所
統之月故云正歲十有二月也周人以十有二月斬
冰使當時果改十月為十二月則三歲十有二月斬
冰者為不可通矣又若遂大夫三歲簡牾器脩椽政
亦謂子月以後農事既隙而可簡脩也周礼每以正
月歲終正歲為序如州長二月屆民讀灋歲終會其

政令正歲讀灋如初言新歲之正月又讀灋如今歲
之正月也然周既建子則屬民讀灋之類當以子月
而何皆在寅月哉蓋改年朔賀固在子月而其餘政
事皆在寅月故太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皆云
正月之吉始和而後布於鄉國都鄙使以子月為正
月則寒涼之極何得稱為始和哉不特是日如周改
時與月則凡周礼所載如山虞之仲冬斬陽木者乃
在九月仲夏斬陰木者乃在三月而失陰陽之義矣
馮相氏之冬夏致日者非冬至夏至春秋致月者非

春分秋分而失日月之次矣大司馬之春蒐夏苗秋
獮冬狩者取非其時不亦暴殄天物乎雍氏之春令
為阱獲溝瀆秋令塞阱杜獲者動非其宜不亦反失
民利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禮為可見矣
春秋春王正月之書程子謂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
立義胡氏謂建子非春也以夏時冠周月朱子亦謂
周人改月而天時不可改春秋月數所魯史之旧文
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是三子者皆謂周人改
月而不改時意如十月為正川而時則仍為仲冬十

二月為二月而時則仍為季冬正月為三月而時則
仍為孟春然以今年之十一月為二月而繫之仲冬
繼以明年之十月為十二月而繫之孟冬以月論時
則時之孟仲失其倫以時論月則月之始終紊其序
豈聖人平秩四時之義哉若然則周詩所稱寒暑之
節皆失其度周礼所載法制之事皆違其時矣魯用
周正朔者也周之詩礼魯之春秋皆周正朔之所存
又皆孔子之刪定筆削者其制何得而異哉可堂矣
氏謂周人不特改月而又改時以齊其年春秋所書

之春即夏之仲冬二月即夏之十一月此則襲漢儒之謬而不足辨者也新安汪氏亦謂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元書曰春二月是周歷已改子丑月為春殊不知孟子所孔子作春秋則魯史書事始於冬十一月者未名為春秋至孔子筆削始於春正月者乃名為春秋安得周歷已改子丑月為春哉蓋周之正朔以子月為首而歷數仍以寅月為首尚不改夏之歷數周不改高之歷數魯不改周之歷數春秋不改魯之歷數但魯史紀年必始於冬十一月所以遵周制度

也春秋紀年必始於春王正月所以無法後世也是春秋之於魯史未嘗改其時月但其編年所始之月為不同耳然魯既用周正朔則魯公即位皆當以正朔行之而在十一月何乃書於正月乎曰按周禮朝覲會同巡狩祭享凡國之大事皆從夏正初不始於正朔之月書載四月成王崩而旬日之後康王即位亦不用夫正朔之月則魯公即位豈必以正朔行之乎故春秋公即位書於三月者七書於六月者一各據其事以書也曰若從夏正則災異之紀多所不合

如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庚辰大雨雪若以三月為建辰之月則大雨震電何足以為異乎曰不然左傳大雨霖以震又云兩三日以往為霖蓋建辰之月雷震固所宜有而雷雨交作已皆三日故經以震電繫於大雨之下以見其非常過度固可為異而雨雪之大尤可為異故春秋書之以紀異也安在其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晉太始六年六月大雨河洛並溢流四十餘家安知春秋之書大雨者亦必不類乎此也曰三月之大雨雪固為異矣而桓八年冬十月雨

雪僖十年冬大雨雪者亦為異乎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電者固為異矣而昭三年冬大雨電四年正月大雨電者亦為異乎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或有缺文想雨雪上当有大字如僖十年冬大雨雪也蓋雨雪雖當其期而太多過度則亦為異故書曰大猶洪範所謂極備凶也安得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漢元祐元年冬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雪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至於電者陰陽和則為霜雪雨露不知則為電電且大焉則雖冬且為異况秋

與春安得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漢元封二年十二月
雷大如馬頭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雹者亦必不類乎
此也曰桓十四年春三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及
十六年三月而木冰寒二十八年春無冰若以夏正
言之則何以皆局於春而不書於冬乎故汪氏謂苟
祭冰而知無冰則當常以二月而不在三月矣或藏
冰無冰而書無或開冰無冰而書無抑何紀事之錯
亂哉曰不然周人以十二月鑿冰三月納冰二月祭
冰若以為十一月無之十二月有焉亦又何害是十

一月之無冰者固不足書也安之三月無冰者言藏
冰之月無冰可藏則冬之無冰者可知矣二月無冰
者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今當薦薦而無冰焉則
凡以後之祭無冰者可知矣不言凌陰薦薦之無冰
而但曰無冰者聖人諱之此正春秋因事而書以垂
鑒戒之法也何乃謂紀事之錯亂哉襄二十八年春
無冰者亦猶正月二月之無冰也至於三月而木冰
孔氏謂仲冬時猶有雨而著樹為冰託寒甚之過其
度殊不知魯地仲冬極寒有雪無雨使雨而成冰亦

不為過何足為異必孟春之月三陽開泰而猶兩木
冰故書之以紀異亦猶後世魏黃初六年正月兩木
冰而郡賊起安知春秋之昏兩木冰者亦必不類乎
此也若以正月為十一月則正月無冰者既謂仲冬
為冰而不冰正月兩木冰者又謂仲冬不當冰而冰
無乃若汪氏之所謂紀事錯亂乎曰陳定宇言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四時曰獮定名也意謂桓四年春狩
不即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此所謂春非冬而何定
十二年夏大蒐于比蒲昭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

此所謂夏非春而何曰否陳氏但引其所可通者而
不敢引其所不可通者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五桓
四年春狩於郎哀十四年春西狩既以為冬矣則僖
二十八年冬天子狩于河陽莊四年冬狩於禚者又
當皆為秋也是冬狩之果有定名乎昭十一年五月
蒐于比蒲定十三年夏蒐于比蒲既以為春矣則昭
八年秋蒐于紅二十二年春蒐于昌聞定十四年秋
蒐于比蒲者又當為夏與冬也是春蒐之果有定名
乎其不足為證也明矣曰汪氏謂左傳僖五年正月

日南至祀記二月日至陳定宇引晉卜偃及漢陳寵傳之說張敷言非絳縣老人之語其言皆彰彰然矣豈不足徵乎曰易書詩周礼春秋皆可信矣諸儒乃舍之而反信左氏漢儒之說左氏漢儒不得聖人作經之意未有不妄意增改而傳會穿鑿者矣何足徵哉是周之不改時与月者觀春秋為可見矣

論語曾皙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反此其為建辰之日者審矣如以為建寅之月則何以浴沂而風舞雩之下字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朱

子以周夏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又以為九月十月意謂申酉之月禾稻將熟不須雨澤而子丑之月寒氣已過始成杠梁則太遲也臣竊以為七八月之間者是謂孟秋仲秋交代之際也禾稻之熟南方早而北土遲然而南方孟秋仲秋之際旱暵為災則雨澤亦不可缺況北土乎是七八月之間者不必指為五六月之間也至於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者蓋主濬洧言濬洧皆在大河之南其寒不如北土之甚九月未可成徒杠十月未可成輿

梁況當九月築塲十月獲稻之後不可妨農必由功
畢然後為之至十一月而徒社已成十二月而興梁
已成非謂至是月而始為之也是周之不改時與月
者觀論孟為可見矣

汲冢書亦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順天革
命改正朔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至三
統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又曰維四月
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按晉狼曠所
引周志之言見於此書則此書為春秋以前之人所

作其言雖不合於經而其謂周人改正朔而不改月
數及孟夏嘗麥則與五經所載周之時月亦無不合
也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汲冢書亦可見矣

或曰史記秦漢以亥為正其紀年必先書冬十月而
後書餘月則寅月起數秦漢未之改也而西漢書注
文穎乃謂秦以十月為正月類師古亦謂漢紀年先
書冬十月繼書春正月者此皆太初正曆之後紀事
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
為正月今之正月乃當時之四月耳而近世吳淵穎

亦取其說且謂蔡氏以嬴秦視三代然則秦漢之正
果改月乎果不改月乎曰史記言秦并天下始改年
朔賀皆自十月朔曷嘗以十月為正月哉如以十月
為正月則十一月為二月十二月為三月明矣始皇
二十九年登之果刻石其辭曰時在仲春陽和方起
與詩所謂二月初吉日月方煥同意夫十一月寒沍
之極微陽初生和氣未動呂氏月令所謂陰陽爭者
也果可以為陽和之起乎必孟春東風解凍仲春日
月方煥然後可云是秦之十一月不為二月明矣三

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是秦之十二月不為
三月明矣漢仍秦正未之有改至武帝太初始改從
夏正若以為漢人作漢紀而追改之則何故亦並秦
紀而改之邪文穎師古之言皆謬在者也吳澍穎反
取其說而詆蔡氏以嬴秦視三代不亦誤乎是周之
不改時與月者觀史記漢書亦可見矣然則合是數
說則周歷之紀已皆夏時而夫子又何必告顏子以
行夏之時哉曰高周歷數雖與夏同而正朔則與夏
異夫子告顏子者不以歷數言以正朔言也意謂為

邦者必改正朔以易制度商周之正朔麻數分而為
二揆之於理固有未順惟夏之正朔麻數合而為一
以三統言之則為人以四時言之則為春以十二月
言之則為正月揆之於理則無不順故舉之以為萬
世為邦者法也

周禮

祀五帝

周禮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
曰北五帝於四郊則是上帝之外又五帝也圜丘之

外又西郊也家語孔子以為五行分時化育以成萬
物其神謂之五帝者是也漢紀五時名曰五帝鄭康
成謂昊天者天皇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又據緯書
為之名字東曰靈威仰南曰赤熛怒西曰白招拒北
曰協光紀中曰含樞紐殊不知紫微之在天皇大帝
者以其神獨尊有皇天上帝之象太微之有五帝座
者以其星叢聚各據方位有五方五帝之象不可指
此六星以為上帝及五帝也如日星有日之象月星
有月之象豈可指日星月星以為日月乎鄭氏之說

怪誕不經王肅輩排之以為非五天帝乃太皞神農
黃帝少昊顓頊之五人帝信齋楊氏又非之以謂吳
五人帝則五人帝之前乃無司四時者乎故引程子
所云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則五
帝乃天之別名未嘗有所謂五帝之神也然如楊氏
之說則祀五帝即祀天而周禮何以祀天之外又祀
五帝哉但先儒懼其與天均稱為帝則尊卑無別故
謂帝一而已焉得有五蓋古人質朴以五行之神有
盛德太功充平字由故稱為帝亦猶後世庶人之有

妣皆稱為皇考皇妣云爾然而或又謂五帝既稱為
帝則其序當在昊天上帝之下而大宗伯序天神地
示人鬼自昊天上帝以及四方百物皆在所祀而獨
無五帝之祭六器之祀天地四方既有定數則亦無
五帝之制至小宗伯始云祀五帝于四郊家語以為
五行之神者蓋天之道一陰一陽而已陰陽分而為
五行天之有陰陽五行猶身之有魂魄五臟陰陽五
行不在天之外魂魄五臟豈在身之外哉況五行之
精著象於天則為五星分位於地則為五方布於四

時則為五辰形於庶徵則為五氣今所謂五精帝者
以為五星乎則五星有標燎之祭以為五方乎則五
方有玉畚之祭以為五辰乎則四時有泰昭之祭以
為五氣乎則雨暘有水旱之祭燠寒有寒暑之祭風
有風師之祭陰陽五行之氣充塞兩間發生萬物
者即天道流行之妙自其統會而言則已該於昊天
上帝之祭自其分散而言則隨所在而各有其祭是
祭上帝之外不應又有五帝之祭也或又謂秦襄公
作西時祠自帝宣公作密時祠青帝靈公作上時祠

黃帝作下時祠炎帝漢高增以北時祠黑帝益周禮
之五帝或秦漢儒者因五時帝而增入其說其周禮
雜記未為全書冬官之缺劉歆以考工記補之其餘
諸儒傳會穿鑿於其間者安保其必無哉姑并存之
以俟知者

實柴祀星辰

實柴祀日月星辰疏云星者五緯辰者日月所會十
二次臣則以為星者必兼指三垣二十八宿言非但
五星而已如北極之拱眾星北斗之定四序二十八

宿之分奠四方固有尊於五星者亦有儕於五星者
何獨五星見祭而彼皆不預況周之祀祫咸秩無文
豈有星之在祀典者舉此而遺彼乎且日月既祭而
其所會之次如析木星紀之類尚皆有祭豈有三垣
列宿而不祭者乎後世祀天而旁及三垣列宿并周
天諸星可謂得之矣

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漢儒謂司中者三能三階司命者文昌宮星風師箕
也而師畢也又謂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夫星

名多出於識緯之書台階文昌之星非有尊於三垣
列宿者何獨以見祀風自有司風之神禹自有司雨
之神箕好風畢好雨不過氣類之相感耳何得以為
風雨之神且月入箕畢則有風雨其不入箕畢之日
乃無風雨乎蓋上文實柴祀星辰則凡諸星皆祭矣
此四者非四星之神必皆天神之屬中即上帝之衷
命即上帝之命上帝降衷於民敷命於下上天之事
莫大於此必有為之司其事者皆所當祭以至風師
司風之事而師司雨之事豈無專祭而反祭氣類之

相感者乎然則燠燠之祭非四星也

祀司民司祿

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疏謂司民軒轅角司祿文昌第六星信齋楊氏論司民司祿皆歸之天與氣數非有一星以主之者馬端臨譏其說渺茫意謂以為諸星則亦無害蓋民者天民祿者天祿故稱為天之司民司祿先王之制祭祀五祀如門戶之卑八蜡如昆虫之微尚皆有神以司之而見於祭報況天民天祿至貴至重豈無神以司之乎如馬氏

之說則天下萬事萬物亦皆各有一星以主之邪必不然矣然則司民司祿非二星也

禮記

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社

孔子曰郊社之礼所以祀上帝也朱子謂不言后土者省文耳上帝即天后土即地故諸儒皆謂郊以祭天社以祭地也然天子之社既以祭地而諸侯大夫士庶人亦皆有社以祭地何也草廬吳氏曰天猶父也父尊而不親故郊之祭天子所獨地猶母也母親

而不尊故社之祭天子而下皆得行之臣以為不然
古者尊天而親地方丘既設於主城之外而大社復
立於王朝之內是以建諸既戮罪人及出師獻捷必
告諸社皆謂地之事也然而禮云天子祭天地則是
天地非天子不祭聖人制為禮法以詔萬世豈使臣
民皆僭天子祭地之禮哉且五岳乃地祇之屬地尊
而岳卑季氏旅泰山孔子譏其僭泰山之祭大夫尚
不可僭而地之祭士庶乃可僭乎蓋天子之社祭后
土也諸侯大夫士庶人之社祭方土也方土者天子

之社昊天五色東青西白南赤北黑而冒以黃土封
建諸侯則鑿其方色土與之是諸侯方土者一方之
土耳如國之社祭一國之土郡之社祭一郡之土邑
之社祭一邑之土星之社祭一星之土以至家有中
雷祭一家之土也使如親地之說而謂中雷為祭地
其可乎是知天子之祭后土者謂之祭地臣民之祭
方土者不可謂之祭地也歷世儒者不達后土方土
有尊卑之義而均謂之祭地可謂瀆祀亂經之甚矣
天子諸侯之社稷不同

社爲土然土有后土有方土天子之社稷祭后土與穀也諸侯之社稷祭方土與穀也后土尊而穀卑猶父之與子也方土與穀即六府之土穀並稱猶兄之與弟也夏書言不用命戮於社商書言欲遷其社周書言社于新邑但言社而不及稷者是可見三代社稷不同壇合祭至於周礼大宗伯序百神之祀實柴祀日月星辰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則日月星辰各爲一壇也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五祀各祭於其所五岳各望於其方亦各爲一祭也由此觀之

則社稷亦當各爲一壇故杜預謂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則未當同壇並列也周礼緊舉其綱而其壇壇之同異位次之高下秦火灰燼之餘不可得而詳矣漢興置枌榆社而谷祠稷至東漢始兼置稷大抵祭社必有稷以稷之功切於養民耳古今儒者率謂天子諸侯之社名雖異而實則同殊不知天子之社祭天下之土諸侯之社祭一方之土天下之土非地乎天子祭天下之土非祭地乎天子之社既爲祭地則其社與稷之尊卑不待較而明矣如以爲天子之社亦

祭土而非祭地則大宗伯所稱社稷但祭土穀之神而不祭地乎大小百神皆有祭而地獨無祭乎其說尤不可通矣臣故謂天子諸侯之社稷不同於周社可以推之也

三代以龍柱農禘為社稷

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為稷自商已未祀之祭法云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

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夫龍柱農禘皆人鬼非地祇也若然則龍柱農禘以前皆無社稷乎三代之社稷但祭龍柱農禘則土穀之神終無祭乎蓋先王社以祭地而社必有稷龍柱農禘不過配享於社稷而已後世以句龍配社周弃配稷是也然句龍之功不及神禹周弃之功不及神農乃舍此而取彼何哉或疑農禹帝王故不以配享然月令以五人帝配五天帝則農禹亦何嫌哉惟我朝社稷配享不以先賢而以

祖宗是得時措之宜而永可以為萬世法矣

周書周禮所稱后土

周書武成稱后土周禮大宗伯稱后土皆指地言非指后土之官言按家語及左傳句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五行之官也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曰該為蓐收曰脩曰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摯為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又曰句龍兼食於社是謂句龍為后土之官而有平水土之功後世既祀以配五行之土

神而又兼配享於社孔氏尚書傳疏謂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是不知句龍為后土之官與經所謂后土不同而句龍配社者亦不可即指以為社皆失之矣鄭氏釋禮云后土為土神摯所食者是不知摯為祝融非為后土亦失之矣蔡氏書傳后土社也句龍為后土實承孔氏之誤

后土冢土大示地示土示之同異

陳氏禮書謂周禮王大封先告后土大師宜于社則后土非社又謂周禮有大示有地示有土示又有后

土則后土非地示以臣觀之則益不然秦誓言上帝
冢土武成言皇天后土皆謂天與地也天曰神地曰
示天神莫尊於上帝則上帝為天之大神地示莫尊
於后土則后土為地之大示郊以祀上帝故曰郊所
以明天道也社以祀后土故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
且古者建諸侯則鑿社之土與之即所謂大封告后
土也武王興師宜于冢土即所謂大師宜於社也何
乃謂后土非社又謂后土非地示哉后土冢土大示
地示皆指地言若夫土示則猶所謂山林之示上陵

之示原隰之示而已

明堂

古者享人鬼則有廟而祀天神地祇則壇壝版縣而
無廟祀之制周礼序天地百神之祀而未見有明堂
祭上帝之說自秦相呂不韋月令言明堂之制天子
所居既以為臨御之堂又以為享祀之所由是鄭康
成謂明堂與大廟路寢異實同制蔡邕謂明堂曰太
廟壁雖同實異名夫以明堂為路寢乎則朝諸侯布
政令之所而不可以祀祖宗以明堂為壁雖乎則有

人才施扑刑之地而不可以享人鬼祖宗人鬼間不
可享而況可以享上帝乎孝經謂首者周公郊祀后
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必非孔子
之言也夫武王崩成王七歲而即位周公以冢宰攝
政方成王未喪喪之日則凡祭祀皆代王以行礼及
成王既喪喪之後則凡祭祀皆佐王以成礼其祀文
王者或伐或佐皆成王之祀非周公之祀也成王以
祖配天何得謂之周公以父配天乎中庸言周公成
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是

周公且為禮制上自天子下至大夫士皆葬用死者
之爵祭用生者之祿此以制礼言非以行礼言也且
論明堂者謂明堂在國之南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
巳之地夫昊天上帝既郊祀於王國之南又不當廟
祀於丙巳之地此蓋漢儒既偽造明堂位之書而於
此又實以傳會之說以見彼云周公負斧衾朝諸侯
者既踐天子之位而此云周公郊祀宗祀者又行天
子之礼嗟乎周公制礼以謂萬世豈竊神器而僭大
礼者哉漢儒謬妄之極初不意其流毒後世以釀成

玉齋之禍也大抵明堂蓋即古者天子路寢後世大
朝會之正衙至於巡狩四岳不可露次以朝諸侯故
四岳之下亦有明堂而孟子以為王者之堂布政之
所亦未嘗以為祀上帝祀先王者也自月令列奇詭
之名設繁疊之制既謂之明堂而其中又有總章青
陽玄堂太廟太室之別秦之阿房其後蓋已萌於此
矣又謂天子猶十二月居十二堂夫人君恭己南面
中正以觀天下豈每月頻遷而曲處者哉自其有季
秋享帝之文故記祀者有明堂之祀序詩者有明堂

享祀之舉章集孝經者誣增孔子告曾子之言庀代
儒者不察其非又從而推衍其說遂使漢以明堂祠
夫一五帝或特祠五帝唐以明堂祀五方五帝或以
祀昊天上帝宋以明堂祀上帝又非祀五帝又以合
祭天地而雜以天神地祇人鬼凡五百七十位或配
以祖或配以父或配以羣祖皆秦漢儒者詭譎偽說
有以啟之耳是知明堂乃天子所居之堂而非享祀
鬼神之廟也

宗廟

古者廟制南向始視之廟居北羣昭羣穆之廟以次而南廟各有室凡主在室中皆東向天子之祭宗廟有堂東有室東堂東者設始祖南面之位於堂上羣昭在東羣穆在西所謂朝踐之禮也室東者設始祖東面之位於室中羣昭在北羣穆在南所謂饋食之禮也堂東室東雖有不同而父為昭居左子為穆居右者未嘗不同則是古者神道尚左非尚右也自漢明帝謙貶自抑不立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章帝亦遵故事其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以

西為上之制下歷魏晉以及唐宋莫不皆然夫古者祫祭之時始祖居西羣昭羣穆左右相向以次而東者不得不以西為上後世設南面之位既非東向之制而其位次尚循乎以西為上之轍則凡為父者皆居右而凡為子者皆居左矣所謂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者果安在哉先正朱子祠堂之制亦從其說高曾祖考自西而東以西為上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復古制

太廟之祭与先王堂事如合符節雖廟制不同而所以

席昭楊者可謂一掃年載敝俗之陋矣惜天下學者
猶泥乎先儒為右之說甚至有葬者亦夫右而婦左
至今閩浙尚有此俗殊不知周礼家人掌公墓之地
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故孔子之墓東南向
伯魚葬左子思葬右使古者果以右為尊則子思後
死不當葬於右也

祭用尸

古者祭必有尸以象神也疏曰祭天地社稷山川四
方百物及七祀之属皆有尸尚書大傳言帝入唐郊

丹朱為尸自虎通言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為尸朱子
語錄云加墓祭則以家人為尸祀寔之尸必是膳夫
之類祀門之尸必是閽人之類祀山川^必是虞衡之
類^臣謂古者祭宗廟則有尸其餘天地社稷山川七
祀之類蓋無尸也惟周礼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
為之尸節服氏言郊祀送迎尸從車蓋出於漢儒傳
會之說耳眉山蘇氏謂祭貓有貓之尸祭虎有虎之
尸而或譏其近於俳優使祭天地百神而為之尸不
亦幾於瀆乎善哉杜佑之言曰上古時中國與夷狄

一般後世聖人改之有未盡者尸其一也古者主人
献尸尸酬主人唐之開元祀猶如此其後不知何時
廢止至於有宗不復用尸蓋以有尸之近瀆不若無
尸之至專也然則凡經言人鬼用尸之外其天神地
祇之未言尸者諸儒何必強為之釋乎

古者神道尚左不尚右

先儒神道尚右之言蓋本諸地道尊右之說夫神道
尚右者果尚右而賤左乎地道尊右者果尊右而卑
左乎必不然也蓋左為陽右為陰以皇天與后土言

則天道為陽而當左地道為陰而當右以宗廟與社
稷言則宗廟為陽而當左社稷為陰而當右獨以宗
廟言則父尊而當左子卑而當右獨以社稷言則社
尊而當左稷卑而當右自漢哀帝建平中王莽會羣
臣議天地合祭位皆南向天在西地在東兵牢而食
世祖建武中為圓壇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
向西上是惑於神道尚右之說天道之當左者反居
乎右地道之當右者反居乎左以至百神之祀蓋莫
不然故社稷北向則西為左而東為右乃使社居右

而稷居左宗廟南向則昭為左而穆為右乃使又在
右而子在左歷唐及宋率承故事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復向左之制郊丘之祭天左而地右
太廟之祭父左而子右可謂得昭穆之序合陰陽之義
矣惟社稷之制未釐正也

古者人道尚左不尚右
先儒謂古者尚右以臣老之則不然也孔子曰昔者
虞舜左禹而右皋陶是謂舜之時禹宅百揆統百官
故居左皋陶為士師故居右也書康王之誥太保率

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孔
氏謂以其北面故東為右西為左是言大師畢公為
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而立於門內之東也召
公為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而立於門內之西
也周礼小司寇宰外朝之政王南鄉羣臣西面羣吏
東面是言鄉大夫在左而西面府史胥徒在右而東
面也礼記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是言言者
車上君位在左僕人在中勇士在右也又曰五成而
分周公居左召公居右是謂樂至五成乃分為左右

家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又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君
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鬯尊是謂奉祀之際君在左夫
人在右也又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向婦
人東向又曰大夫之喪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
方是謂臨喪之際男在左而女在右也又曰子生男
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又曰凡男拜尚左
手凡女拜尚右手是謂處事之際男貴左而女貴右
也又曰軍尚左車尚右是謂行師之際將尊左而卒
尊右也又曰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是謂入門

之際賓在左而主在右也史記漢文紀代王馳入代
邸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從至某下云皇帝即阼謁
高帝右丞相平徙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是自
右而遷左則左為貴也魏無忌迎侯生而虛車左是
虛左以待賓則左為尊也然則西漢以前皆尚左而
東漢以後則尚右凡傳記之云尚右者皆東漢諸儒
傳會之說也惟我

太祖高皇帝一掃千載之弊習復先王之舊典而左是
尚可謂天地同道而陰陽合德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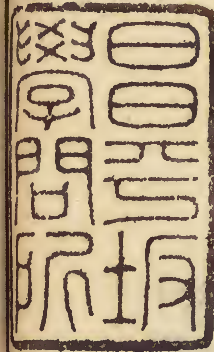
三代忠實文之所

夏尚忠尚質周尚文此西漢儒者之說而歷代諸
儒皆信其說臣獨以爲不然夏禹之祚台德先商湯
之肇修人紀文武之克慎明德既躬行德化以率乎
人而又設學校庠序之教以明乎倫是以人倫明於
上小民親於下教化大行風俗淳美夏之所尚不專
於忠尚之所尚不專於質周之所尚不專於文此三
者皆美德今必謂各尚其一則其二非所尚矣何取
此而舍彼也是故祇承于帝克勤于邦夏之所忠也

而菲食惡衣卑其宮室非尚質乎教美教寬授其文
教非尚文乎不通聲色不殖貨利尚之所質也而百
姓王人罔不秉德非尚忠乎大護榮華六瑚玉豆非
尚文乎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周之尚文也而小大之
臣咸懷忠臣非尚忠乎先進祿野麻屨紕屨非尚質
乎且數十年之前與數十年之後其俗尚之變自有
不同況三代傳祚皆數百年之久而欲其俗尚之名
復一致何可得也數百里之內與數百里之外其俗
尚之異自有不齊況三代統御皆千萬里之廣而欲

其俗尚之各異一轍何可得也是三代不專於忠實
文之高者字字然矣於字古今俗尚固不同而所同
者心也人君曰其心以曰其身曰其身以曰其家曰
其家以曰其國曰其國以曰天下則遠近莫不反於
曰矣天下遠近皆反於曰則其俗尚之同不同何足
較也

疑辨錄卷上



吳縣後學吳忠忠校刊

元治

